

文 學 叢 刊

株 守

岩

吳

守 株

岩 吳

目次

驚蟄·····	一
離去·····	二二
星宿·····	三七
浪花裏長大的·····	六六
中學教員·····	一〇五
天堂哀歌·····	一二〇
株守·····	一三四
跋·····	一七九

驚蟄

一

房間裏齷齪而且零亂，灰塵在牆的上端畫着霧中的山水，遮在皮箱和衣櫃上的報紙已經破碎，有幾片在櫥角上，箱子邊上飄動着，快要掉下來了。桌檯的面上還乾淨，腳上可積滿塵埃。桌上的東西亂堆亂放的，格外覺得多了。窗是朝南的，雖然大半間房間已敷上了陽光，但桌上的鐘還是跟昨天一樣三點零五分。兩隻床上的帳子全發黃了。一隻床的帳子已經拉開，可以看見床上沒有摺疊的被頭，一隻床的帳子還下着，帳子隨着翻身的聲音而飄動。

睡在床上的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。幾個月以來，爲父母的眼淚與熱愛所束縛，隨着他們，東逃西避，最後由於鄉村的不平靖，仍舊回到破碎了的故鄉來。

一到家，父親就吩咐把他的制服統統燒掉。燒了衣服不算，還要燒書。他不答允，漲紅了臉提出抗議，跟父親大吵而特吵。終於躲到房間裏，躺在床上流淚，等他紅着眼圈出來時，飯與小菜都已燒熟了。

他非常關心戰事，每夜等父親睡熟時，總偷偷地把天線裝起來，收漢口的報告。一到明天，他忍不住要把好消息傳出來。有時父親也會附和幾句。

「前清辰光，起初大家都怕長毛，可是後來長毛敗了，大家起來殺長毛。」

這話引起了他一套關於最後勝利的理論。父親覺得危險，連忙打斷他的話。

「你爲什麼老是不聽話？我已幾次三番的叫你不要聽無線電了，你倒想想看，那聳起的天線，要滿門抄斬的！快拿出來搗毀牠，快！」

他轉過身去，不答話。

『你們年輕人，』父親改換了語氣，『總之一句話，血氣太旺。有一句老話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韓信胯下而過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』

『天一黑，他們就不敢出來了，你都是瞎憂瞎急。』他說完這話，轉身就走。

他是去找他的同學樹義的。到了晚上，他就偷偷的把無線電送到樹義家裏去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報復似的對父親說。

『你聽是想聽的，不過不敢罷了，是不是？』

父親沒有話好說。

他其實很懂得父親的苦心。他竭力擺脫從前的少爺派頭，幫助父親處理家務，晚上父親睡了，他還在那裏洗衣服，或者洗碗洗灶頭。——睡得遲一點，起身也就遲了。

翻了一個身，他終於醒了。掠開帳子，看見滿室陽光，連忙披着袍子，走下床來。他開櫥門拿出一身絨短衫褲子；一片積滿灰塵的報紙，落在他的肩上。再鑽進帳子。短

衫和褲子從帳子裏丟出來落在地上了。短衫的領頭和袖口，褲子的褲襠和腳管，全髒得發黑了。一陣屑索屑索的聲音之後，他突然又伸出手來，把地上的衣服拿進帳子。又是一陣屑索屑索的聲音。他走下床來，把桌上的東西推在一邊，吹掉了灰塵，把乾淨的衣服放在桌上，重新摺疊，再放到櫥裏去。

他坐在馬桶上了。臉漲紅了。忽然皺緊眉頭：馬桶裏的尿濺在他屁股上了。

他反手過來拿桌上的香烟罐，開掉蓋。裏面沒有香烟，只有照片的灰。用手指撫摩和撥弄着灰，悵悵地。

那是張圓臉曲髮的女孩子的照片。『還是燒掉的好，給他們看見了，要問你討照片上的人的。』由於父親的囑咐，前天他親手燒掉的。燒過之後，却非常懊悔，因為那是僅有的紀念品了。於是憑自己記憶所得，用鉛筆在紙上描繪，結果把笑臉畫成哭臉。鼻子一酸，淚珠也就滾下來了。心痛之餘，便把照片的灰保存起來，再也捨不得丟掉。

他想起那臉從破碎了的故鄉逃到湖州後給他的信：『我不會忘記你的，當我的生命沒有危及時，我總會給信你的。』未幾湖州陷落，她音訊全無，雖然她對他說過：『你聽我的話，別哭。你再這樣懦弱，我就不歡喜你了。』但他偏哭得厲害，尤其是深夜夢回之際。

手緩緩地從罐頭裏伸出來，把蓋關好，他低着頭撫摩着罐頭，好久，好久。輕輕地嘆息了。

他猝然的站了起來。站起後，却又惘然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馬桶蓋開着，房間裏臭得很。他連忙推開窗，憤憤地。

他俯在窗檻之上。天井裏堆滿落葉和枯枝，還有狗屎和貓屎。他不要看。昂起頭眺望遠處。遠處斷垣殘壁中有一面太陽旗在飄揚。他更加不要看。轉過身就跑。砰的把門關上了；震下許多灰塵。

在樓梯上走着的時候，他就聽見父親憤怒的聲音，中間夾有孩子的哭聲。

『小鬼，你倒這個要吃，那個癩吃，這種時勢，有得吃魚，已經是運氣了。』父親氣喘吁吁的坐在椅子裏，手裏拿一根尺。

『快要……過年了，還……嚥不……吃肉。』弟弟站在屋角裏擦着眼睛。

『還是要吃肉？』父親長長地嘆一口氣。『我看你年紀活在狗身上，十二歲了，還是一點也不懂。我問你，今年租米阿曾收到半個銅板？生意阿好做？肉要八角大洋一斤，你倒口輕單單，要吃肉。』

『我——』

『你還嘴，』父親又從椅子上立起來，擎高了尺，想打。可是給剛走下來的他攔住了。父親瞪着眼睛。『不要你勸，你到這時才起來，你們都是少爺，都要你老子來服』

侍你們，替你們燒飯洗衣服。」

『衣服都是我洗的，』他感到冤屈，把臉也漲紅了。把父親恨命的一推，推在椅子裏了。

『地上這樣齷齪，誰也不想掃掃。』父親在椅子上喘氣。『你們還以為同從前一樣，有娘姨大姐來替你們掃地？』

他悶聲不響，拿了掃帚就掃。可是父親的話還沒有說完：『都是算盤子，撥一撥，動一動，自己一點想不出。』

『我在掃了，你還嚕哩嚕嘛些什麼？』

『你們都是皇帝，碰不得。』

他不睬。只管低着頭掃地。掃到屋角裏了，把弟弟恨命的一拉『滾開點！』

父親扳起面孔，不說話。

他也扳起面孔。掃好就走到廚房裏，拿了飯籬，量二升米。砰的把米桶蓋關上，攔

着飯籮向外跑。望着他負氣的背影，父親搖搖頭：『男做女工，越做越窮，咳……』他只做不聽見，一逕向外跑，

市河挾着嘆息和垃圾，從東面流來。沒有一支櫓在水裏翻起銀花。兩岸也沒有行人向河中投下影子。

他走到河灘頭。把大半隻飯籮浸在水裏，輕輕的漾着，使拌在米里的白粉浮起來。再把飯籮放在岸灘上，用手上面翻到下面的淘着米，也揀掉一些米蟲和『稗草子』。然後再把飯籮浸在水裏，輕輕的漾着……

『赫羅，你又在淘米了。』

他抬起頭：隔河岸上站着樹義，手裏拿一隻籃。

『你又是買小菜回來？樹仁回來沒有？』

一個月前，樹義收到漢口某商業電台的報告，說樹仁無論如何要回家來探望父母兄弟。

『還沒有來呀，母親因此很憂急。』

『希望他今天回來。』

『我也這樣希望，離開我們這裏三十多里路的××鎮，現在有德國輪船直達上海了。也許他會繞道回來。我特地買了一斤肉，哦，豬全在剿匪時搜括光了，今天肉又漲價，要八角半一斤。』

『肉，哦——』

『你爲甚那樣不高興？你的眼睛凹下去了，頭髮怎的梳也不梳？』

『非無膏沐，誰適爲容？』他撫摩着自己蓬鬆的頭髮。一副尷尬面孔。

『她仍舊沒有消息？別憂急，她比你冇決斷得多，不會發生意外的。哦，再會吧，再不去，家裏又要不放心了。』

『哦，』他想點點頭。可是頭低了下去，再也豎不起來了。

水砥着岸灘，喃喃地掠過一陣西風，滿河盡是漣漪。漣漪有點像那圓臉，可是漣

漪不久就消失了。

他怔住了，呆望着流水，流水在西風裏鳴咽。他的心變成一條河了。

右手突然感到一個突然的重量：米打翻了。連忙抓住飯蘿，還好，沒打翻多少。匆匆地再淘了一下，便攆着向家裏走。

『吃粥吧，要冷了；就剩你一個人沒有吃。』

父親看見他進來，笑着說。他沒聽見，一逕向廚房裏跑。

三

廚房裏很暗。亮光全靠天窗中漏下來；然而天窗上滿佈塵灰。

灶頭上全是油膩。水缸裏的水只剩一半了，而且不大乾淨，大概是好久沒有放明礬的緣故。醬油瓶的塞子不知掉到那裏去。鹽鉢頭裏的鹽在出水。

他坐在灶門口的小矮櫬上打着草把。父親把小鑊的蓋開了，正在倒菜油下去。

『小鑊要燒了，』父親說。

他劃了根火柴，把一束稻柴點着了，塞進『灶堂』去，用火鉗撥動着，使火大起來。然後再塞進去一個草把，橫放在燒着了了的稻柴上。

『我告訴你，』父親說。『熬油不必熬滾，熬滾了有時鑊子裏會燒起來。鑊子裏有青烟出來時，油已經熟了，你們洋學生子，當然不學燒小菜了。我學生意的時候，要幫師母洗尿布，學燒飯燒小菜，熬油鑊便是這時候學會的。』

他可無心聽這許多話。灶堂裏的火已經熄了。他正在拚命的吹，濃煙和柴灰向他的眼睛直衝過來。

『怎麼了，』父親走過來，『天天我引火，今天你引火，就引不着了。來，仍舊我來。』

『我燒倒會燒的，就是不會引火。』他擦着眼睛從櫬上立起來。父親坐下去。眯着眼睛向灶堂裏看了看。

『灰太多了，今天沒有爬灰，是不是去拿灰簍子和爬灰的棒來。』

『幾隻簍子裏全是灰，沒有空的了。除非把炭簍子裏的炭拿出來。』

『也好。』

父親一面爬灰，一面同兒子解釋：『灰不爬掉，塞得結結實實的，空氣也不流通，所以燒不着了，懂嗎？』

兒子點點頭。

『現在好了，』把灰簍子拿給兒子。兒子把簍子放在稻柴附近。父親叫了起來。『不要放在這裏，熱火灰，要闖禍的。』

爬掉了灰以後的，確很容易的燒着了。火力很旺盛，但是老不見青煙從簍子裏升起來。連父親也不曉得是什麼道理。

終於看見青煙出來了。父親連忙叫兒子來看。兒子立起來之後，看見自己淘的米還在桌子上，連忙把米倒在中鏟裏，依據父親的囑咐，他放了三『廣杓』水。再回

到灶前，一聲不響的把中鑊灶堂裏的灰爬在炭簍裏。父親突然厲聲喊道。

『你爬灰說也不說一聲，也不當心點。你看，灰都落在油鑊裏了，這魚燒起來還好吃？』

他不說話，也沒有話好說。悄悄地把炭簍和棒放在一邊，將草把推進中鑊灶堂。

小鑊裏發出『刺……』的聲音，父親把魚放在鑊子裏了。

很快的腳步聲由遠而近，是弟弟。

『你來做什麼？出去，出去！』父親手裏拿着鑊刀，不住的搖動。

『爹爹，給我五個銅板。』

『你昨天不是拿過五個？』

『用掉了，今天我要買糖吃。』

『天天要銅板，天天要吃甜吃鹹，我沒有這種銅鈔。』

『那末四個。』

『誰同你講價錢，走。』

『……』撇起嘴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『你這小鬼就是這點不好，不聽話，』父親瞪出了眼睛。『你倒痛過就忘記，銅板嚙不要末吃幾隻肉餃。』

『……』撇起嘴，一動也不動。

拍！

哭了。

『不好了，鏟刀、鏟刀！』他叫了起來。

父親連忙奔過來，連忙把魚翻轉，可是已經燒焦了。

『都是這小鬼！』父親想轉過身去打小兒子，可是小兒子早溜了。

『用不着打，停刻不給飯他吃就是了。……飯鏟也滾了，你去看看。』

父親把鏟蓋拿起來，汽水紛紛掉下。用筷在飯中鑿幾個洞，再檢一點吃吃。『唔，